

媒体评说

钱江晚报 尊重民意,慎用民意

没有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接受,就不会有京沈铁路的实施推进。而如果有一天,京沈铁路实施推进了,从道理上讲,可以肯定已为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接受。但问题是,如何向社会证明这个“大多数”不是“被代表”的,那么,民意必须有量化标准,比如,涉及区域有多少群众,走访了多少人,这些人中赞同者有多少,反对者有多少,不发表意见者又有多少等,并在一定范围公开这些民意采集数据,让群众核对,以确保民意的真实性。尊重民意,也要慎用民意。很多时候,我们所强调的尊重民意,指的是大部分的意愿,而这种民意往往会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一个借口。

广州日报 “召开座谈会”距离敛财有多远

近日,云南省宜良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成立稽查大队,众多的药品商都被邀请参加座谈会,同时还要送上数千元不等的“礼金”。很多药品商感觉被欺骗了,纷纷质疑药监局收礼金是否合理。宜良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承认收取过礼金,具体数额还不清楚,但属于商家“自愿”。一位药品经销商无奈地感叹:“我们从来没见过通过这种手段来要钱的,开座谈会是假的,收钱才是真的。”商家的抱怨,又何尝不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情真意切的“检举信”呢?执法部门如此这般不择手段借机敛财,也必然严重败坏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长江日报 贪官“边腐边升”损害制度权威

近日,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在羊城召开。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博士生刘九龙向研讨会提交了《中国内地落马官员带“病”提拔现象研究》的论文,全面分析了内地2002年至今年11月15日落马的43名省部级官员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的现象,发现其中多从地厅级开始有腐败行为。刘博士用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多数带“病”提拔的干部,基本都是在原有职级上进步一到两级,直至成为副省部级干部以后,才在任上被中央发现有腐败行为。其实,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为省部级贪官所独擅。贪官“边腐边升”损害了制度的权威。

京华时报 今晚,给孩子一个紧紧的拥抱

人类的悲悯是一样的:无论在战时或和平年代,无论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精神和生理状态,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政治或社会动机,甚或没有动机,孩子都不应该是承受成人暴力的对象。承受心理创伤的夜晚,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度过,是否会惊醒?今后一段时期,这些孩子需要许多安慰,让他们恢复平静,逐渐减少噩梦。不想再看到校园里的血迹。是什么让凶手采取如此手段?如何保障一个校区的安全?怎样不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会爱别的孩子,长大之后,不去伤害别的孩子?这些问题,永远没有最好的答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件事: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紧紧的拥抱。

热点话题

“赦免部分退赃官员”是否可行

□左崇年(合肥)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日前对话媒体时说:如果我们用“绝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败呆账”只会越来越多,存量会越来越大,抵抗也会越来越顽强。李永忠表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下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12月17日《京华时报》)

今日关注

潮湿把住宅楼弄倒塌像不像开玩笑

□肖华(江苏)

12月16日中午12时10分,浙江宁波市江东区徐戎三村一幢六层民房突然倒塌,引发极大关注。对于房屋倒塌原因,宁波市住建委初步分析,因为该楼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按照当时规范,底层承重砌体结构不设防潮层,且由于使用过程中,散水破坏严重,造成砖基础长期处于雨水浸泡,使墙体潮湿,引起承重墙体风化严重,导致底层墙体强度不足引起倒塌。(新闻见今日日本报A20版)



突击花钱症,岂能讳疾忌医

□严辉文(武汉)

年底突击花2万亿绝非今年之偶然现象,似已成为多年来的一大流行景观。此项痼疾不除,从征的方面看,难抑权力的多动症;从支的方面看,难禁权力的张扬症,且势必碍经济良性运行。

鹤哥学国骂,人应该反思

□张培元(郑州)

并不懂语言含义的鸟儿,其实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人心灵的肮脏,理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李永忠专家的观点甫出,引起极大反响,并赢得一片叫好声,有人认为,“赦免部分退赃官员”可以及时收回“腐败呆账”,减少腐败的损失,同时可以让更多的腐败官员投案自首,改恶从良。作为长期致力于反腐等领域研究的反腐败专家的李永忠这个建议的初衷是好的。是针对时下“反腐难”的无奈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目的是通过“疏导”的办法,来减少“腐败存量”,化解腐败的“顽强抗拒”,为国家挽回更多的腐败损失,以换取“支持政改”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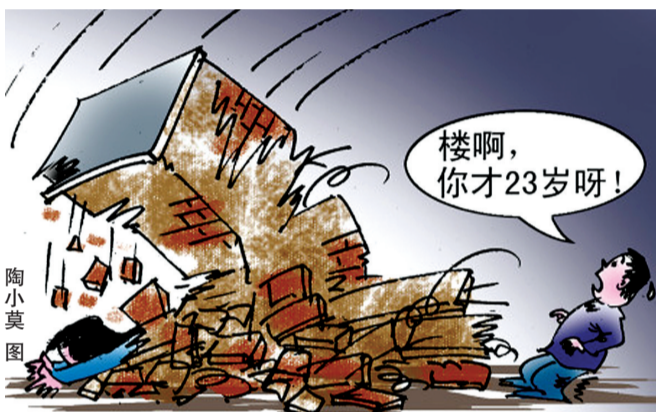
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建议初衷虽好,但实际上不可行。赦免是指免除或减轻罪犯的罪责或刑罚。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刑法措施。“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会使神

圣的法律变成没有底线的“橡皮泥”和“软柿子”。腐败犯罪,没有“赦免”的法外开恩,必须依法惩处,这是法律的底线,不可突破。从眼前来看,“赦免部分退赃官员”可能挽回一些“腐败呆账”的变现,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是因小失大的急功近利,让神圣的法律变得心慈手软,反而加大了反腐败的成本。

需要警醒的是,“赦免部分退赃官员”的“优惠政策”就会引发“腐败的念想”,腐败就会乘虚而入,心存侥幸,抱有“赦免幻想”,使他们变得胆大妄为,无疑是助长纵容一些腐败官员的欲望。这种“金钩钓鱼”式的“钩饵主义”,不仅乱了法治的程序,而且会使腐败变本加厉起来。

肃贪倡廉,惩治腐败,决不能心慈手软。“三令五申”的典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法严人思善。不能“善待狐狸”,否则禁令就会成为耳旁风,法律法规的高压线就会被“丝压”。断流需绝源,斩草要除根。对腐败的心慈手软,法律让渡于退赃,制度被贱卖,赦免成了回收“腐败呆账”的变现的政策买卖,那么法律就成了儿戏。

反腐败没有曲径通幽的“速成”路子和方法可走可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像种庄稼那样去除草,如同割韭菜那样看待,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麻痹,反腐败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赦免部分退赃官员”的“腐败回收”于事无补,应当缓行。



一个建筑居然受不了潮湿,这样的解释让人感到可笑。风雨是正常的天气,一个建筑建成后,经受风雨是正常的考验,怎么能经不住呢?建筑又不是纸做的。所以说建筑因潮湿倒塌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这座建筑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过离现在20多年,我们即使很多古代建筑,也毅然地挺立在那里,没有被潮湿把住宅楼弄倒塌,现在科技发达了,技术进

步了,怎么连古代的房子都不如呀?实在让人想不通。

根据《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住宅使用年限是70年。那么这样的6层民房,在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就应该保证使用年限70年。像这样的风雨并不是什么特殊天气,即使潮湿会使墙体风化严重,但也应该在预料之中,从而采取

措施预防,为什么不这么做呢?风雨天气又不是上世纪90年代才有的。

有关部门的理由是,“按照当时规范,底层承重砌体结构不设防潮层”,那么我们不得不问,这样的规范谁制定的。如果这样的设计成为规范,导致建筑受不了潮湿,那么会有多少建筑会如此弱不经潮,这样的建筑寿命不就是20多年吗?到了20多年,这些建筑都不能使用了?这样的规范究竟是全国规范,还是地方规范?如果全国规范,那么多少类似建筑会有这样的危险?如果是地方规范,那么这个地方的类似建筑都有这样的命运。因为规范有问题导致建筑寿命达不到要求,这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所以,如果因规范问题导致建筑质量问题,那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可能使无数的建筑都有类似的问题。

所以,有关部门说潮湿把住宅楼弄倒塌,只是在为有关部门开脱责任,这样的玩笑解释开得有点大,我们对这样的解释绝不能当真,而是应该好好查一查有关部门和人员在这件事情中有没有责任。



针对社会对年末政府部门“突击花钱”质疑,财政部官方网站日前刊登财政部财科所专家撰写的文章给予回应。这篇名为《当前财政收支情况分析》的文章称,今年12月份财政支出是按预算要求支出的,年终没有执行完的项目,按有关规定将结转下年使用。(12月17日《证券时报》)

不久前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安排的全国财政预算支出为124300亿元,而前11月支出为104896亿元,预示着年底或将突

击花掉约2万亿元财政预算支出的任务。财政部专家无非是要重申,年底集中支出符合预算管理要求。尽管如此,年前突击支出2万亿,仍然是一种经济病症,既是公共财政收支混乱的一大信号,也有可能进一步影响经济秩序,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地方财政收入的计划制定,有时比较缺乏科学依据,常常不是由经济总量经济实力之类来决定,在一些地方官员眼中,似乎最为看重的是财政收入数字上的横比纵

比。横比就是与周边同类地区相比,财政收入不能太低;而纵比则是想当然地硬性规定了必须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幅度。如此的年复一年加码赶超的财政计划,很难坚持经济理性。

与财政部专家的“合理”论互相印证的是,年底突击花2万亿绝非今年之偶然现象,似已成为多年来的一大流行景观。此项痼疾不除,从征的方面看,难抑权力的多动症;从支的方面看,难禁权力的张扬症,且势必碍经济良性运行。

“请勿使用不文明语言挑逗鹤哥!”武汉市九峰森林动物园鸟语林无奈地贴出这样的提示语。这里有4只鹤哥,看到游客来便说“你好”,被逗乐了就说“恭喜发财”。然而前不久游客在逗其玩时,一只鹤哥竟说:“去你妈的!”饲养员当即傻了眼,“鹤哥的记忆力很好,估计是游客教坏了鸟儿”。为防止鹤哥们相互学习脏话,他们只好对骂人鹤哥关禁闭,让它听文明用语磁带,听到脏话时就暂停喂食以示惩罚。(12月16日《新民晚报》)

会说话的鸟儿学会了骂人,而且还会和人对话,我们在啼笑皆非之余,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自觉不自觉中充当了鹤哥的老师?多年力推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其中尤以“语言美”最为简便易行,然而现实中却效果最不理想,国骂泛滥不绝,我们的社会话语系统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那些教鹤哥骂人并以此为乐的穷极无聊者,于无意中暴露了人性的龌龊。实际上,作为一种会说话的鸟儿,鹤哥能说出几个发首简

单的词组,与其特殊的发音器官和动物天性有关,它并不懂得这些词组的意思。较之于鹦鹉学舌,鹤哥学舌的单纯,某些教鹤哥骂人的闲人,动机显然复杂得多。他们以国骂或欣赏国骂为乐,所到之处随手丢弃垃圾、随口说脏话,不仅污染了环境,也污染了其他的耳朵乃至无辜的鸟兽。

骂人话的流行程度和上口频率,与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并不懂语言含义的鸟儿,其实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人心灵的肮脏,理当引起我们的反思。